

宋词鉴赏大典

王德先 主编

第三卷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词鉴赏大典/王德先主编.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601-4384-2

I. 宋… II. 王… III. 宋词—鉴赏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6816 号

书 名: 宋词鉴赏大典

作 者: 王德先 主编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刘子贵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10×1030 毫米 1/16

印张: 52 字数: 1060 千字

ISBN 978-7-5601-4384-2

封面设计: 赵云峰 世纪鼎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09 年 5 月 第 1 版

2009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编委会

主	编:王德先			
副主	编:李品武	邓诗萍		
编委:	李丛瑞	吴 芒	马小青	姚建龙
	孙仕忠	卓世军	王连军	田小榕
	代朝阳	吕致文	姚继志	曲洪淇
	刘天华	翟国彬	石文举	徐向华
	冯瑜坚	牛 犁	胡 鹏	赵炼红
	孟凡强	陈 兵	吴建辉	孟 耀
	何世轩	刘 琪	徐威宇	朱耀文
	尹 龙	谭 擘	吴素萍	张 永
	范士涛	刘 勇	圣 文	胡 军
	杨华莹	邓诗萍	何国山	王德先
	李品武	吴登美	李德哲	尹项武
	庄传标	田树友	李 晶	李新忠

《宋词鉴赏大典》总目

第一卷

徽宗皇帝	范仲淹	韩琦	张舜民	晁元礼
钱惟演	刘潜	管鉴	王诜	赵令畤
王禹偁	蔡挺	张挥	苏轼	晁补之
寇准	张先	贾昌朝	苏辙	晁冲之
林逋	晏殊	王安石	黄庭坚	窃杯女子
梅尧臣	韩缜	王安国	丁仙现	苏舜
夏竦	宋祁	司马光	何令修	舒亶
聂冠卿	欧阳修	晏几道	曾觌	朱服
李遵易	柳永	王观	秦观	

第二卷

毛滂	胡世将	曹组	孙惟信	吕胜己
司马槱	叶梦得	李玉	魏庭玉	连久道
陈克	汪藻	廖世美	沈瀛	薛师石
李元膺	刘一止	吕滨老	吴渊	孙锐
时彦	蔡伸	鲁逸仲	王奕	杨泽民
李之仪	周紫芝	李纲	李曾伯	吕本中
黄裳	李甲	曹勋	覃怀高	谢克家
张昇	李重元	王氏	吴淑姬	蒋兴祖女
周邦彦	万俟咏	赵师侠	韩元吉	赵鼎
俞紫芝	聂胜琼	裴湘	赵彦端	陈亮
圆禅师	乐婉	晁端礼	袁去华	杨炎正
净端	洪皓	岳飞	曾宏正	赵葵
谢逸	李弥逊	张孝祥	陆淞	真德秀
贺铸	朱敦儒	阎苍舒	陆游	范成大
陈师道	徐积	杨太尉	唐婉	洪迈
陈与义	慕容岩卿妻	李处全	陈三聘	姚宽
张元干	徐伸	史浩	王质	吴玠
向滂	田为			

第三卷

辛弃疾	戴复古	严仁	张履信	刘褒
吴景伯	谢懋	俞宝国	周文璞	李石
曹冠	章良能	张铤	高观国	李泳
苏茂一	刘光祖	史达祖	张辑	李鼐
姜夔	蔡桢	刘克庄	汪莘	郑域
刘仙伦	洪咨夔	冯取洽	胡浩然	王嵎
李好义	岳珂	吴潜	杨无咎	王埜
程秘	黄机	黎廷瑞	葛长庚	蔡松年
刘学箕	王澜	尹焕	王义山	韩偓
刘过	吴泳	卢祖皋	京镗	徐照

第四卷

俞灏	许棐	谭宣子	赵棐	李好古
潘枋	陆翥	陈逢辰	赵淇	刘辰翁
刘翰	萧泰来	楼采	毛棐	周密
刘子寰	赵希迈	奚棐	潘希白	文天祥
张良臣	赵崇棐	赵闻礼	李珣	徐君宝妻
赵以夫	赵与棐	施岳	利登	刘氏
施乘之	钟过	陈允平	曹棐	王清惠
牟子才	李肩吾	张枢	曹棐	蒋捷
刘将孙	陈策	李演	李璫	陈德武
姚镛	黄昇	莫岑	王易简	汪宗臣
罗椅	李振祖	丁宥	张桂	张炎
方岳	薛梦桂	储泳	张磐	赵郎中
杨伯武	曾揆	赵汝迕	张林	王沂孙
周晋	吴文英	楼扶	朱棐孙	彭元逊
杨缵	翁元龙	史介翁	吴大有	姚云文
翁孟寅	郑楷	周端臣	陈人杰	李清照
赵汝芑	黄孝迈	汤恢	文及翁	无名氏
冯去非	江开	何光大		

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 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今属山东)人。绍兴三十一年(1161),参加耿京领导的义军,任掌书记。次年,奉耿京命,赴建康与南宋政权联系。北返途中闻叛徒张安国杀耿京降金,辛弃疾率五十骑突入叛军大营,缚张安国,率众南归于宋。此后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任转运副使、安抚使等职。其间两次落职,闲居上饶、铅山近二十年。宁宗嘉泰四年(1204),权相韩侂胄准备北伐,曾起用他为知镇江府,但很快又被罢免,不久即抱疾辞世。

辛弃疾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词人。他的词回忆早年的战斗生活,高唱抗金恢复的战歌,抨击投降派的苟安耽乐,抒写难酬壮志的悲愤,也以啸傲山水、流连诗酒来排遣苦闷。他继承并发展了苏轼豪放的词风以及南宋前期爱国词人的战斗传统,使词的内容更为丰富,意境更为阔大,手法更为多样,融入了歌行、散文、辞赋等文体的多种表达方式,在词中大量运用经史百家成语,形成了奇肆而博辩的词风,成为豪放词派的集大成者,在当时和后世的词坛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作为一代词宗,辛词也有不少“清而丽、婉而妩媚”的作品,反映出他的生活和多方面的艺术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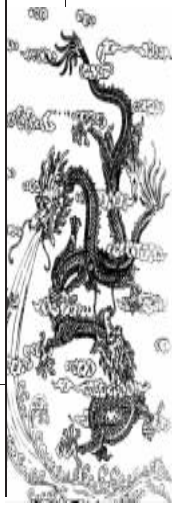
辛弃疾有《稼轩词》,又名《稼轩长短句》,计存词六百余首。各种版本颇多。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采辑最富。

水龙吟

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这首词是宋词中的不朽之作,乃辛弃疾于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在建康做通判(州府行政长官的助理)时所作。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赏心亭,据《景定建康志》载:“赏心亭在(城西)下水门城上,下临秦淮,尽观览之胜。”作者来到建康前后,一直备受压制,词中倾注了其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满腔悲愤。上阕写景,高远寥廓,景中寓情,沉郁悲壮。下阕由写景抒情转到言志,婉转深沉,令人悲



叹。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楚天：建康古属楚地，故称。句意为：楚天秋高气爽，秋色绵延无边，万里长江随着漫天秋色滔滔东去。起首二句写楚天秋色，景象壮阔。一写天，一写水，长空浩荡，江水浩淼，为全词营造起一派博大的抒情背景。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遥岑：即远山，指长江以北沦陷区的山。玉簪螺髻，形容山川秀丽。韩愈诗《送桂州严大夫》曾云：“山如碧玉簪。”皮日休《缥缈峰》诗亦云：“似将青螺髻，撒在明月中。”句意为：极目眺望，遥远的山峰似乎在传递着愁恨冤屈，有的高耸如碧玉簪，有的盘簇像螺形髻。此二句写山河之美反引起无边的愁怀，并点明了愁恨的原因：它已沦陷于异族之手。以美景写愁，更见其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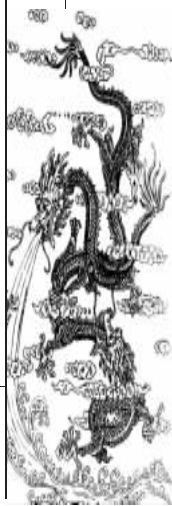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断鸿：失群的孤雁。江南游子：作者自称。吴钩：春秋时吴国所造的弯刀。杜甫《后出塞》诗言：“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句意为：落日斜挂在楼头，在离群的孤雁声里，我这江南游子满怀悲愤，直望着吴钩宝剑久久把玩，虽然拍遍了九曲栏杆，走来走去，却没有理人会我此刻登楼临眺的心情。此六句意境悲凉，看似心平气和，却壮怀激烈，悲愤填膺。“看”、“拍”二字，用得十分传神。看刀剑是因为词人渴望有机会用它报效祖国，建功立业。“阑干拍遍”，则是古人愁闷时的常有动作。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谓青州刘概有诗云：“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干拍。”“阑干拍遍”四字，压下了千言万语，这一细节表达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焦急心情。可是“无人会，登临意”，众人皆醉我独醒，清醒的孤独，孤掌难鸣的悲哀，令人心碎。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季鹰：张翰字，其任于洛阳，“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纯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见《世说新语·识鉴》）尽：尽管。归未：用提问语表示未归。句意为：别提家乡的鲈鱼脍是多么肉细味美，尽管秋风又吹，但我不会像张季鹰那样因贪爱佳肴便弃官而归的。虽然“无人会登临意”，但是词人并不甘心像东晋张翰那样见秋风而思念故乡鲈鱼的美味，以至弃官退隐，表明了自己以身许国的慷慨心愿。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刘郎：指刘备。句意为：若像许汜只顾置地买房谋私利，恐怕见到了像刘备那样有雄才大略的人，会感到羞耻惭愧。据《三国志·魏志·陈登传》载，许汜对刘备讲，他去见陈元龙，陈对他很不礼貌，陈睡在大床上，让他睡下床。刘备说，目前天下大乱，希望你能忧国忘家，可是你想的却是买地置产，“求田问舍”，元龙自然不愿跟你交谈。要是我，我会睡到百尺楼上，让你睡到地下，岂止是上下床的区别。词人在这里用这个典故，表明自己不愿意像许汜那样“求田问舍”，忘却国事而忧念家室，让刘备那样的英雄嘲笑，使自己感到羞愧。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流年：年光如流。忧愁风雨：为国势如风雨飘摇而担忧。句意为：可叹岁月如水，国势如风雨飘摇，这一切是多么令人忧





伤啊。当年桓温北伐时尚且会感慨小柳树已长成十围，树犹如此，人又如何不老迈、衰微？据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载：“桓公（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折条，泫然流泪。”“树犹如此”是桓温北伐路上对时光飞逝的慨叹，词人借此表达了自己功业未建，年华虚度，时不待我的感慨。抒情曲折而述志坚定。

“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唤取：唤得。红巾翠袖：少女的装束，借指歌女。宋时宴会席上多用歌女唱歌劝酒，故云。红巾：一作“盈盈”。搵：同搵，揩掉。英雄泪：英雄失意的眼泪。句意为：凭靠谁，唤来红巾翠袖的歌女，拭去英雄失志伤时的热泪！壮志未酬，世不我知，英雄末路，词人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搵英雄泪”，这是辛酸而无可奈何的悲叹，读之令人泣血。

词人本是意气风发的抗金义士，二十三岁南渡以后，一直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更苦恼的是没有人了解他的远大志向。“无人会、登临意”、“可惜流年，忧愁风雨”，这是词的主旨，也是最沉痛的呼号。全词围绕这几句而铺陈叙写，沉郁悲壮，情景交融，用典贴切，感人肺腑。有人把这首词比作王粲的《登楼赋》。就思想内容来衡量，其忧怀国事的哀愁似乎要更深广一些。

夏于全

贺新郎

别茂嘉十二弟。鹧鸪杜鹃实两种，见《离骚补注》。

绿树听鹧鸪，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这是一首很负盛名的送别词，时辛弃疾闲居瓢泉。辛茂嘉是词人之族弟，他南归宋室本为北伐抗金，结果反被贬到更为偏远的广西。因此本词非一般的赠别之作，而是借题发挥，抒发国家兴亡之深沉感慨。上片借汉朝的和亲讽刺了宋朝一贯对敌妥协的政策；下片以匈奴、强秦喻金，借李陵、荆轲的事迹寄寓自己壮志不酬的苦闷。写法别具一格，切题的末一句，尤其值得揣摩。

“绿树听鹧鸪，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鹧鸪：鸟名，鸣于暮春。鹧鸪：鸟名，鸣声凄切。杜鹃，又名子规，相传为古蜀帝杜宇所化，鸣声哀切。句意为：听着绿树荫里伯劳鸟凄厉的叫声，心里真是难以忍受，鹧鸪鸟“行不得也哥哥”的啼叫刚刚才停住，杜鹃鸟又发出了“不如归去”的悲号。鹧鸪、鹧鸪、杜鹃三鸟鸣声皆凄切哀怨，此三句以三鸟的悲啼起兴，哀叹大好春光的消失，渲染出一派凄凉的气氛，为全词定下了感伤的基调。

“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芳菲：即香花。句意为：一直啼鸣到春天



归去，芬芳的百花都已枯萎，无处寻觅。屈原《离骚》云：“恐鸱鸒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百花凋零，繁春逝去，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悲切哀痛。“苦恨”二字，正是词人内心愁苦的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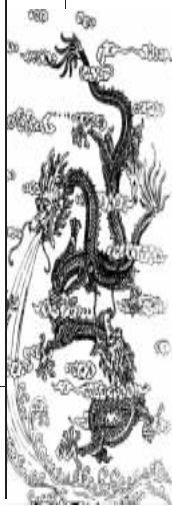
“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算起来这桩桩件件的憾事怎么也抵不上人间生离死别的痛楚，你看汉王昭君骑在马上弹着琵琶，奔向黑沉沉的塞外荒原，那情景是多么凄凉；陈皇后阿娇退居长门别馆，坐着翠碧的宫辇辞别皇宫金阙时，那情景又是多么辛酸；春秋时卫庄姜望着燕燕双飞，远送被休弃去国的归妾时，那情景又是多么的痛苦无奈。此几句以“算未抵”一笔转过，对比人间离恨，叙写了汉王昭君出塞、陈皇后被贬、春秋戴妫归国这三位女子红颜薄命的恨事。“马上”句，指王昭君出塞和亲故事。石崇《王明君辞序》云：“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即昭君），亦必尔也。”“长门”句，写汉武帝时陈皇后（小字阿娇）失宠，退居长门宫。翠辇：用翠羽装饰的宫车。金阙：皇帝的宫殿。“看燕燕”两句，语出《诗经·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涕泣如雨。”毛传说：“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词人以这三位薄命红颜凄恻的送别场景暗衬了其送别族弟时的情景同样令人伤感愁惨，蕴含深刻。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句意为：汉代名将李陵身经百战，却因兵败归降匈奴而身败名裂；当年他在河梁上送别苏武时，回头遥望万里之外的故国，想到从此将与好友永远隔绝，那情景是多么让人痛不欲生。汉武帝时，李陵率领少数部队与匈奴连战十余日，“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因而失败投降（见司马迁《报任安书》）。“声名裂”，是说他投降匈奴，毁掉了声名。“向河梁”两句，写李陵送别苏武。李陵《与苏武诗》曾云：“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这里化用李陵旧事，意味着族弟是含冤被贬，此别形同生离死别，相见无期了。含蓄深沉，令人叹惋。

“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当年荆轲毅然前往秦国行刺秦王，临行前，在那秋风萧瑟的易水畔，送别的宾客素衣素冠像一片白雪。正所谓勇士壮别去国，慷慨的悲歌无尽无歇。《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出使秦国：“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亦不顾。”萧萧：风声。壮士：指荆轲。未彻：没有结束。此处又用燕太子丹及宾客为荆轲易水送别，赴秦刺杀秦王的典故，暗寓了词人壮志未酬，抱负莫展的愁怀。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雪，谁共我，醉明月！”句意为：啼鸟若知人间有如此多的悲恨离愁，料想它不会再悲啼清泪，而总是不停地悲啼着鲜血。如今嘉茂弟远别而去，还有谁与我饮酒共醉赏明月？还知：如果知道。如许恨：指上述那许多“人间离别”的恨事。白居易《琵琶行》诗云：“杜鹃啼血猿哀鸣。”此处“长啼血”显然是化用其意。“啼鸟”二字，把思绪从“人间离别”的陈年往事中收回到现实中来，照应了起首的暮春鸟啼。经过这一番浓墨重彩的渲染，至此才





点明了作词的本意，兄弟分离之愁惨，其情谊之真挚深厚，溢于言外。

辛弃疾对茂嘉族弟的被贬，感触很深。通过怀古来写别词，便意味着不是倾诉兄弟的私情。全词以残春的啼鸟作为依托，列叙古代美人英雄辞家去国而铸成的千古莫赎的恨事，以抒发心中的慨叹。词中上片写了三位薄命红颜的恨事，下片又接着写了李陵、荆轲两位失败英雄的悲剧。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说：“上半阕北部旧恨，下半阕南渡新恨。”不无道理，但太机械。其实，前段后段并无界限，浑然一体。词中引用大量历史人物的故事，无非暗讽南宋朝廷对金妥协的政策，寄寓自己壮志难酬的凄怆。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本词“沉郁苍凉，跳跃动荡，古今无此笔力。”虽多溢美，但亦中肯。

夏于全

贺新郎

赋琵琶

凤尾龙香拨，自开元霓裳罢别，几番风雨。最苦浔阳江头客，画舸亭亭待发。记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弦解语，恨难说。辽阳驿使音尘绝，琐窗寒、轻拢慢捻，泪珠盈睫。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梁州》哀彻。千古事、云飞烟灭。贺老定场无消息，想沉香亭北繁华歇，弹到此，为呜咽。

这是首著名的咏物抒怀词，借说琵琶故事，抒发国家兴亡和个人失意的感叹。上片用三个有关琵琶的典故，抒写了盛唐以来世道渐衰的感慨。下片借思妇弹琵琶表达对辽阳征人的思念，抒发了对北国故土的怀念。结尾再用盛唐两个典故，回应篇首，慨叹盛唐难再，传达出深沉的历史沧桑感。全篇慷慨沉郁，感人至深。

“凤尾龙香拨，自开元霓裳罢别，几番风雨。”这把琵琶是多么名贵精绝，檀木槽板上刻着凤尾，龙香柏木制成的弹拨。盛唐开元间的霓裳羽衣曲是多么红红火火，但那美妙的乐曲一旦消歇后，就不曾再有过像那样的几番清风明月？“凤尾”句，暗用典故，赞颂琵琶精美。据《明皇杂录》载，杨贵妃所用琵琶，以龙香柏为拨，以逻娑檀为槽，有金缕红纹，蹙成双尾。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为唐朝盛世。霓裳：即《霓裳羽衣曲》，唐宫著名琵琶乐曲，起于开元，盛于天宝年间。此处暗用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诗蕴，开篇从杨玉环所用之琵琶写起，感慨贵妃的琵琶弹走了盛世繁华，从此国运衰微。

“最苦浔阳江头客，画舸亭亭待发。”最让人愁苦的是白居易浔阳江头夜送客，为听琵琶妙曲，等待出发的画船在江边长久地停泊。浔阳：江名，指长江九江段。此处用白居易《琵琶行》之事：“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



易听琵琶而倍感被迁谪的悲凉，词人当时在江西安抚使任上被无故罢官，其遭遇何其相似，其感触又何其相类。真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记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弦解语，恨难说。”记得当年王昭君远出塞外时，天上黄云覆蔽，马前冰雪堆积，她在马上悠悠地弹着琵琶，诉说着去国别家的痛苦。遥遥三万里，她曾无数次地回头遥望那昭阳宫殿，却只看见孤雁在天边出没。琵琶弦虽然善解人意，这千般愁恨却难以尽叙。“记出塞”三句，用汉昭君出塞和亲事。黄云堆雪：言黄沙蔽天，白雪遍地。昭阳：汉都长安未央宫中一宫殿名，此泛指汉宫，以见昭君塞外思汉之苦。王昭君手抱琵琶出塞是朝廷的耻辱（当然历史又另作别语），她又是普通宫女，走就走了，汉家宫殿与她何干？此处王昭君的回望汉宫实际上寄寓着徽钦二帝蒙尘不返的悲慨。“弦解语，恨难说”意谓家事、国事、天下事，这千种悲愤，不知从何说起。这六字写得极其沉痛。

“辽阳驿使音尘绝，琐窗寒、轻拢慢捻，泪珠盈睫。”句意为：北方传递音讯的辽阳驿使已经不见了踪影。雕花窗下寒气袭人，闺中人轻拢慢捻地弹奏起琵琶，泪珠儿盈满了双睫。辽阳：今辽宁辽阳市，此代指金人占领的北国领土。琐窗：指雕花或花格的窗户。轻拢慢捻：指以手指扣弦、揉弦，为奏琵琶的两种指法。白居易《琵琶行》云：“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辽阳驿使”，疑用事，但出处不详。此暗喻辽阳的陷落，引发了思妇对辽阳征人的思念，抒发了对北国的怀念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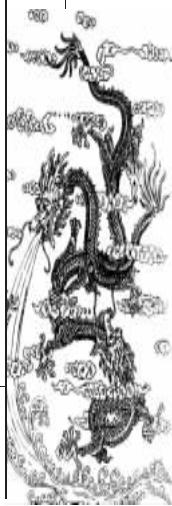
“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梁州》哀彻。千古事、云飞烟灭。”句意为：她含情脉脉地在丝弦上不停地推手却手，好不容易弹完了一曲哀痛欲绝的《梁州》曲。千古兴亡多少事，都在这弦声中如浮云般灰飞烟灭了。推手、却手：均为琵琶指法。手指前弹曰“推手”，后拨曰“却手”。欧阳修《明妃曲》诗云：“推手为琵却为琶，胡人共听亦咨嗟。”抹：也是琵琶指法，言顺手下抹。《梁州》：唐教坊曲调名，亦名《凉州》。

“贺老定场无消息，想沉香亭北繁华歇，弹到此，为呜咽。”像贺怀智那样擅长定场压众的琵琶名手早已销声匿迹了，沉香亭北歌舞繁华的情景也已然停歇。曲子弹到这里，直让人肝胆俱裂，为之哭泣呜咽。贺老：指贺怀智，乃开元天宝年间的琵琶名手。定场：即压场，犹言“压轴戏”。元稹《连昌宫词》云：“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沉香亭：在开元禁中，为唐明皇和杨贵妃歌舞赏花之处。这里以回忆盛唐琵琶高手贺老和沉香亭中玄宗和贵妃玩赏的故事作结，呼应篇首，写出了盛唐难再之深沉感慨，令人动容。

通观全篇，开头从杨玉环所用之琵琶写起，结尾以杨玉环游乐之亭子终，前后呼应，回环往复。姜夔《疏影》词云：“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郑文焯评此二句说：“伤二帝蒙尘，诸后妃相从北辕，沦落胡地，故以昭君托喻。”此评亦适于本词。词中“记出塞”几句即含有徽钦二帝蒙尘不返的悲慨。全篇将国难家仇与身世之感结合起来，内容更为丰富，寄慨遥深。陈霆《渚山堂词话》评论此词说：“此篇用事最多，然圆转流丽，不为事所使，的是妙手。”良然。

夏于全





摸鱼儿

暮春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此词题下自注曰：“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意即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时年四十岁的辛弃疾由湖北调任湖南，同僚及友人王正之在官署里的小山亭治酒替他饯行，因而写下这首词。词人本来是要积极建功立业的，被调到湖北去管钱粮，已经不合他的心意；再调到湖南任转运副使，继续掌管钱粮，当然令他更加失望。他心里明白朝廷的这种调动，其目的就是不让“恢复派”抬头。一想到国家前途的黯淡，自不免要发出“烟柳断肠”的哀吟来。《花庵词选》中此词题作“暮春”，故从之。词中借一女子惜春、留春、怨春的情怀，抒发了自己心中的抑郁与悲愤。上片写暮春景色，借以抒发自己对国事的忧愤和年华虚度的悲哀之情。下片抒发心中被压抑的苦闷，以及对执政者的幽愤。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消：经得起。长怕花开早：老是忧虑着花开得太早，就会早落。落红：落花。句意为：不知还能经受住几次风雨的侵袭，急匆匆春天又将归去。因怜惜那短暂而明媚的春光，总怕花儿开得过早，更何况此时已是遍地落花。起句描绘出一幅衰败的暮春景象，让人觉得这仿佛就是春光已去、风雨飘摇的南宋政局。“惜春”二字，真切细腻，词人年岁已晚，能报效国家的日子不多了，怎能不留恋珍惜？“何况”二字，语意更进一层，残暮景象之凄凉，春光流逝之迅疾，词人感伤之深沉，皆融注其中，含蓄深厚，启人深思。

“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春光啊，请为我暂且停住！听说萋萋芳草已铺到天涯，阻隔了春光的归路。“春且住”三字，突兀一声棒喝，喝令春光留步，可见词人对春光流逝的痛心。旋又以“见说道”两句苦心劝阻，劝留之中，更见其惜春之深情。“无归路”，是说春天已尽，不再回来，更显惆怅。

“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句意为：怨恨春光总是默默不语，算来只有那绘彩的屋檐上的蜘蛛网情意最为殷勤，终日沾惹着飘飞的柳絮向人传达缠绵缱绻之情。春光飞快而无情地逝去，上句“春且住”的呼唤已令人怵目惊心。这里“算只有”更是让人心力交瘁。惜也好，怨也好，一定要留住春光。可又有谁能把春留住呢？看来只有画檐上的蜘蛛网。而蜘蛛结网捕春，纵



然殷勤，但力单势薄，孤掌难鸣，于事何补！这一切是多么令人失望和悲愤。此几句运用比兴手法，写得形象而深沉。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当年陈阿娇别居长门宫时，期待汉武帝的临幸，那预定的佳期却一误再误，因为她容貌美丽遭人嫉妒。纵然以千金重资买来司马相如的《长门赋》，这一份脉脉深情又能向谁倾诉？古诗词常借佳人闺怨抒发作者怀才不遇的苦闷，此处亦然。《昭明文选·长门赋序》载：“孝武皇帝陈皇后，时不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求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蛾眉：指美人。词人此处反其意而用之，言“蛾眉曾有人妒”，有长赋又有何用？小人当道，贤者无进身之阶。字里行间，流露出词人对于自己被排挤遭打击的满腔悲愤之情。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劝君得意休狂舞，当年那杨玉环、赵飞燕如此得宠最终还是都化作了尘土。玉环：杨贵妃的小名，唐玄宗最宠幸的妃子。安史之乱中被赐死于马嵬坡。赵飞燕：汉成帝宠爱的皇后，后来被废为庶人，自杀。她俩都以善妒著名。舞：这里表示得意。此处连用两个“君”字，语气显得格外深沉。词人借用杨玉环、赵飞燕两位曾得宠一时的女人的不得善终，警告朝中小人不要得意忘形，否则，玩火者必自焚。

“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危栏：即高楼上的栏杆。烟柳断肠处：指暮烟笼罩着杨柳，使人愁苦的地方。句意为：无聊的愁情最苦，千万不要再倚着高高的栏杆纵目远眺，那夕阳的余辉，正斜照着那暮烟迷蒙的柳荫处，这情景多么令人伤心断肠。这里称“愁”为“闲”，其实词人心中并无半点闲逸。红日西坠，好景不长，烟柳茫茫，一片惨淡的景象。词人触景而伤情，表达了壮志难酬、忧虑国家命运的悲愤情怀。

此词通篇写春而意不在春，通篇含愤而字不见愤；明写春愁而又不是闺怨伤春，不写国愁而处处都是忧国之恨。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载，词中的隐喻之情让宋孝宗看出来了，因而“见此词不悦”。不管怎样，全篇饱含着词人对祖国命运的深深忧虑，而词人遣词运气，化用典故，渲染气氛，塑造形象的高超技巧，又使之成为不朽之作。“肝肠似火，色貌如花”（夏承焘语），“笔势飞舞，千古所无”（陈廷焯语），可说是对本词的精当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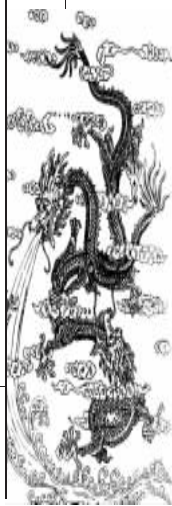
夏于全

丑奴儿

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此词乃辛弃疾闲居带湖时所作。《丑奴儿》，词牌名，通称《采桑子》。博山，据《大清一统志·江西广信府》载：“博山在广丰县西南三十余里，南临溪流，远望如庐山之香炉峰。”辛弃疾闲居信州（今江西上饶市）时，经常往来于博山道中。

词人被免官闲居，回顾半生，用四十四个字抓住了人生体验最深的情感——愁，抒发了他欲说还休的满腔愤懑。上下两片同是写愁，却对比强烈。上片的愁是古代文人经常抒发的无病呻吟的个人闲愁。下片的愁是仁人志士忧国伤时的愁。全词通过少年时不知愁苦，衬托出“而今”深深领略出愁苦的滋味，却又说不出道不明，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感情和眼前难以言说的苦痛。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层楼：即高楼。句意为：青春年少时，不知道忧愁的滋味是什么，常喜欢登上那高楼吟赏风月。这里所谓的少年，其实是指青年。少年是古人对于青年的美称。词人本欲言愁，落笔却偏偏不言愁，起句非凡，非但不嗟愁叹苦，相反地还说“不识愁”。对于思想单纯的少年来说，没有经历过人世的艰辛，不识愁也是人之常情，故而“不识愁滋味”，显得十分真切。登高远眺，历来是仁人志士们抒豪情，写壮景，赋新词，遣胸怀之举，少年辛弃疾之所以“爱上层楼”，也是这一风雅情致所致。

“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强说愁：没有愁而说愁，即无病呻吟。强：勉强。句意为：我少时喜欢登临高楼，是因为吟诗作赋，填写新词，强作忧愁。这里再言“爱上层楼”，两句迭起，语气上起强调作用，节奏上收到了回环复沓的音律效果，“为赋新词”点明了说愁的原因，“强”字在这里至关重要，勉强说愁是因为少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忧愁，故而生硬写愁而不见愁。

上片生动地写出了少年时代纯真幼稚的感情，为下片抒写浓愁作了铺垫。下片词情急变，写出了历尽沧桑，饱尝愁苦滋味之后，思想感情上所发生的变化。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如今我历经沧桑，尝尽了愁苦的滋味，想说愁却又说出口。此句与上片首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少年到不惑之年，由“不识愁”到“识尽愁”，这中间蕴含了多少苦不堪言的酸楚，个中滋味，千头万绪，如何说起，如何说得出口。词人一生积极抗金，献谋献策，力主恢复中原，不仅未被朝廷重视，反而遭到了投降派的打击。国仇家恨，郁结于心，有愁说不得，有愁不知从何处说起。“欲说还休”，是大痛语，不敢谈国事，不敢议朝政，不敢论统一。最悲者莫过于有话不敢出口。词人满腔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想说愁苦，却又张不开口，能说些什么呢？现在天气凉爽，多么美好的一个秋天！词人有愁不知从何说起，欲说难说，干脆不说，于是反复地怅叹“欲说还休”，用叠句形式渲染了有苦无处诉的苦痛氛围。生遭不幸，朝廷昏庸，投降派当政，不宜说，说了也无济于事。反复强调“欲说还休”，说明“说”的愿望非常强烈，心里实在不能“休”。最后话到嘴边，非说不可，那就索性敷衍出一句与前词无甚相关的“天凉好个秋”来。全词以谈论天气结束，看似平易淡如，顾左右而言他，飘忽空落，不着边际，实际上是大家淡语写浓愁的举重若轻之笔。在此之前，都是谈愁说恨，最后这一句突然转换话题，似与愁风马牛不相及，实则仍是在写愁，不过这个愁非常愁可比，不敢道，不能道，道不出而已。



这首词紧紧围绕一个“愁”字着墨，前后对比鲜明，概括了词人一生体验。构思精巧，别具一格，与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词中的“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可谓异曲同工，话已完，意未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末尾词人使用连笔，一反写忧必点愁的惯常手法，相反地道出“好个秋”来，词人愁到极处不言愁，偏偏呼出一句与愁仿佛是毫不相关的观天景语聊以自慰，这就更见其内心沉郁之深了。正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全篇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中间几乎不能句断，言有尽而意无穷，不愧为大家手笔。

夏于全

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此词作于辛弃疾与陈亮《贺新郎》词唱和之后，但具体时间不详。陈同甫，即陈亮，婺州永康（今浙江县名）人。刘熙载《艺概》说：“陈同甫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二人交往甚厚，皆立足抗金。此篇是词人赠送好友陈亮之作。词中以“吹角连营”、“沙场秋点兵”的梦境，描写了抗金部队的雄壮军容和豪迈意气，表现出对恢复中原、建功立业的强烈向往；另一方面，又以醉后挑灯看剑的无奈和白发平添、壮志未酬的现实，表达了词人深沉的悲愤和难言的隐痛。

上阕描写沙场点兵时的壮观场面。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醉眼朦胧，把灯花挑了又挑，把手中的宝剑看了又看；梦境之中，我又回到了那号角喧天的连绵营帐里。“醉里挑灯看剑”，写其醉态，含意深刻，不但点明了时间，还刻画了一个急欲杀敌但境遇艰难、怀才不遇的战士形象。万籁俱静，举杯独饮，这不是一般的气氛；一边喝酒，一边看剑，这不是一般的动作；把灯挑了又挑，剑看了又看，这更不是一般的心情。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愤之情在这里表现得多么浓烈。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回”二字便点明了这一点。这里，“看剑”是写视觉，“吹角”是写听觉，可谓声色俱壮，蕴含丰富。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八百里：牛名。《世说新语·汰侈篇》载：晋王恺有牛名“八百里驳”。与王济比射，以此牛为赌。恺输，乃杀牛作炙。苏轼《约公择饮，是日大风》诗曾云：“要当啖公八百里，豪气一洗儒生酸。”麾下：指部下将士。炙：烤肉。五十弦：指瑟，古瑟用五十弦，此泛指军中乐器。翻：演奏。句意为：旌旗招展，将士们在分食着烤熟的食物，军营里鼓角齐鸣，合奏出雄壮悲凉的塞外之歌，秋风浩荡，将军检阅着部队，作好了豪气干云的战



前总动员。从这里开始，词人以浪漫的想象，飞动的笔触，具体描写了梦境，细腻地刻画了一个驰骋沙场、志遂功成的全过程。此三句首先写战前准备和战地生活。词人化用典故，说将军犒劳士卒，竟不惜将“八百里”那样有名的牛杀掉，突出了将士们的同心同德，士气旺盛。“五十弦”指代军中所有乐器，烘托出军乐沸腾的喧闹场面，而且与“八百里”对偶，使词显得匀称整齐而富有气势。弹奏“塞外声”，可见军歌是多么雄壮悲凉。而秋高气爽，草枯马肥，沙场上尘土飞扬，将军在这壮阔的背景下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景象雄奇阔大，正呼应题中之“壮语”，战前准备和气势恢宏的气氛被渲染得极为浓烈。

下阕写战斗的惊险激烈。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作：如。的卢：良马名。相传三国时刘备在荆州遭遇危难，所骑的卢“一跃三丈”，跃过檀溪，脱离险境（见《三国志·蜀先主传》注引《世语》）。霹雳：雷声，比喻射箭时弓弦的响声。《北史·长孙晟传》载：“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声，谓为霹雳。”句意为：战马像刘备的“的卢”一样在战场上风驰电掣般前进，将士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万箭齐发，如同霹雳般轰鸣。此二句写战士们奋勇杀敌的壮观场景。金戈铁马，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万箭齐发，如炸雷飞蝗，令敌人闻声胆裂。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天下事：指收复中原，这是当时的天下大事。句意为：完成君王恢复中原的宏伟大业，实现名垂青史的雄心壮志，这是一件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呀，只可惜头发都白了，还不能实现平生的壮志。前两句写激战获胜，收复了中原，实现了平生抱负，笔调轻快，词人意气风发，欣喜之情勃发的神态跃然纸上。这既是梦境的结局，也是情节发展的高潮，格调高昂，振奋人心。然而，结句却笔锋陡转，以“可怜白发生”的悲沉感叹，使奔腾豪迈的激情一落千丈，恢复祖国河山的壮怀愿望全都化成了泡影。于是，梦想与现实，豪迈与悲愤激烈碰撞，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照。结句可谓力压千钧，梦境的辉煌雄壮，梦醒后现实的灰暗悲凉，突然的收煞，让人毫无准备，戛然而止，引人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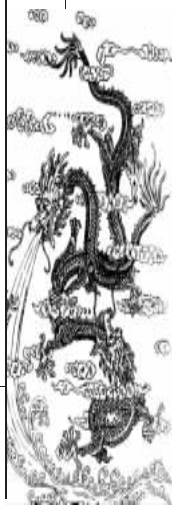
全词紧扣“壮”字着墨，基调雄壮高昂，结句却悲凉低沉，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差强烈，逼人思索，有力地表现了词人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痛楚，同时也含蓄地暗示了南宋朝廷的妥协政策正是词人壮志难伸、英雄坐老的根本原因。

谭克

清平乐

村居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
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辛弃疾南归后，屡受排挤和打击。理想的破灭，报国无门的悲哀，使他在隐居中更加关注农村生活，写下了大量的闲适词和田园词。这首《清平乐·村居》就是辛弃疾描写农村田园生活的词中最为人们称道的一首。这首词大约作于他闲居江西上饶带湖之时，词中采用白描的手法，描绘了一个农村家庭普通而又富有情趣的生活场景，天伦之乐，其乐融融，具有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茅草搭成的房屋又低又小，溪边长满了青青的野草。这两句写景，描绘了这户农家生活的环境。“低小”，简朴而不萧索；“青青”，明快而不浓艳；这正是农家平凡、闲适的生活氛围。此两句写景虽一笔捎带而过，却是全篇统一、和谐的完整情调的组成部分。

“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不知是谁家的老公公、老婆子喝醉了，讲着柔媚的吴侬软语，谈笑取乐。吴音：泛指南方话。词人居住的上饶地区，旧属吴国，故称。媚好：形容语音软绵好听。媪：古代对老年妇女的尊称。这里“醉里”既可以理解为两位农家老人边饮酒边聊天，又可理解为农家老人因为亲热交谈而浑然不觉有他人他事存在的美好气氛。一幅和谐、融洽、温暖、惬意的老年夫妻生活画面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谁家”二字，既暗示了这一生活场景在那一带的农家生活中具有普遍性，又流露出了词人羡慕而不可得的外人心态。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大儿子正在溪东的豆田里锄草，二儿子正坐在门前编织鸡笼。锄豆：指锄掉豆田里的草。大儿，中儿，或锄豆，或织笼，各司其职，安居乐业，虽辛劳而不觉其苦，生活的恬静、淳朴、安宁，于此可见一斑。“溪东”二字，又呼应次句之“溪上”，衔接紧密天衣无缝。

“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最招人喜爱而又淘气的是小儿子，此时他正躺在溪边剥吃莲蓬。无赖：江淮一带对多诈狡狴之人的称呼，这里指小孩淘气、顽皮。“最喜”和“无赖”是矛盾的反语，传神地写出了大人对小孩亲昵喜爱的特别心理。而“卧剥莲蓬”正是“无赖”的形象化。“溪头”又紧扣前文“溪东”和“溪上”。有大儿、有中儿、有小儿，有栽种、有畜养、有玩乐，一幅小户人家怡然自足的生活情景已跃然纸上。

这首词笔意清新自然，以口语入词，平铺直叙，展现了一幅江南农村田夫野老五口之家淳朴温馨的生活图画。词人以质朴清新的语言，白描素染的手法，娓娓道来，环境描写与人物刻画自然和谐，形象极其鲜明生动，把一家老少五人的生活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各具情态。这幅充满人伦之乐的淳朴的田家风情图画不知深深感染了多少人。词中对大儿、中儿、小儿的排比描述，显然模仿了汉乐府《相逢行》中“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读来朗朗上口，颇有民歌情调，可谓意在言中而韵流言外。

谭克

